

## 飞寒盖瓦

陈衍梧 搜集整理

传说在南康镇西郊，有一座美丽的村庄。村子原来有个动听的名字叫银金芦。自从姓林的财主暴发后，村里的穷人就越来越穷了。到了民国初年，村里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成了林财主的佃户，穷到卖儿卖女，赊米借债过日子。久而久之，村名被改成了牛筋芦，沿用至今。

那年，村里出了个顶天立地的硬汉，姓邓，晚一辈的人都亲昵地叫他飞寒大叔。他幼年时父母双亡，靠穷伯娘们你一口我一口地奶大。由于吃百家奶的缘故吧，生得牛高马大，力气惊人。

一天，刻薄出名的林剥皮瞧见寒叔在南康圩上转悠，便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赶忙走去拍飞寒大叔的肩头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听说你力大无穷，敢和我打个赌吗？”

“赌什么？”寒叔爱理不理地回答。

“这儿有二百斤花生麦，全部放在一头，扁担架在肩上挑到我家，我出二十块袁大头，如挑不动就得替我免费拉回去，还得打二个月短工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？”

“决不食言。哈哈！响当当的二十块，你先拿着。”

这时，街上的人都围拢来看热闹，只见寒叔一把抓过银元裹在裤头上，立刻找来一根杉木杠，搬来几块大石放在另一个谷箩里，扎好马步，喊一声：“起！”便快步如飞地挑回到林剥皮家里。只见他面不变色气不喘，一抬腿走出了地主的黑漆大门，乐呵呵地把银元全部分给了村里的穷叔伯们。林剥皮这次偷鸡不着蚀了把米，只好捂着胸口痛在心里，而寒叔的神力也从此传开了。

林剥皮心痛得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还是他的胖婆娘有心计：“何不雇他当长工，力气大，干活一顶十，省吃不在算，还省工钱哩！”

他一拍瘦腿蹦了起来：“妙呵！”等不到天亮就朝外走，摸到寒叔的破屋前，一听，寒叔呼噜呼噜的还在梦乡里。他也顾不了许多，径直推开破竹门摸到寒叔的身边，用力摇醒他：“飞寒，飞寒。”

“什么事，三更半夜的这么紧？死人也得等天亮买棺材吧！”寒叔听清楚是林剥皮的声音后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你给我打工，工钱比别人多一半，不会亏待你。”

寒叔一听，心想：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哪安好心？你林剥皮一根针失落茅坑也要捞，刻薄出了名，又打什么鬼主意吧？”但他转而一想：“穷哥们受你的盘剥够惨的了，待我以毒攻毒，伺机替穷哥们出出气。于是他爽快地应声：“好吧！”

上工后，寒叔一味装作呆头笨脑的样子，整天卖力地干活。胖婆娘得意洋洋地在丈夫面前夸口：“还是老娘有谋略吧。”

有一天，天还未亮，林剥皮就催寒叔去牛栏沟割芋苗，胖婆娘在里间的床上大声的添了一句：“割净点！”

寒叔正窝着一肚子气，听了她这一句，心里顿时开了窍：好戏还在后头，等着瞧吧！他找两条又粗又长的绳子，一根大木杠，利利索索地干活去了。老财望着寒叔远去的朦胧的背景，沾沾

自喜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：“笨牛一条，满好用。”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只见寒叔大汗淋漓，挑着两座青翠的“大山”堆在门外，门太窄，芋苗挑不进去。这里，正好胖婆娘懒洋洋地踱出门口，老鼠眼一瞟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割净了吗？”

寒叔赶忙装作毕恭毕敬地回答：“割净了，我担上大路时，回过头来看见田里清寒有一根苗立在那里，还放下担子去割掉哩！”

胖婆娘再细心一瞧，看到老叶也有，嫩叶也有，心知有异，便一言不发朝牛栏沟跑去。一袋烟的功夫后就听到她在外面杀猪般地嚎起丧来：“天杀的！全割光了。”

林剥皮一听，青筋条条暴起，抄起扁担就想打寒叔，但见寒叔捏起双拳，只好缩手回来，但却凶猛地嚷嚷：“你赔我芋头。”

“讲理不讲理？你们不是千叮万嘱叫我割净它吗？”寒叔边说边抄起木杠。

林剥皮一瞧这势头，只好吃下这个哑巴亏。

五月南风来了，早稻开始弯头。林剥皮盘算着今年的租谷比往年多，立刻叫寒叔把大小谷仓翻修好。

寒叔在屋瓦上被毒花花的太阳煎出了一身油，心里暗暗想着：好你个林剥皮，你一家大小吃饱喝足，在阴凉处养福，穷哥们却在熬苦日子，我得给你点小意思才对得起乡亲们。他很巧妙地把瓦全部倒着盖，中午也不休息，干得可卖力啦，过路的穷哥们见了，都会心地掩嘴笑了。

林剥皮怕太阳晒，和胖婆娘一起躺在葡萄架下的睡椅上纳凉，一边叫丫环打着蒲扇，闭着眼珠打呼噜了。

收割了，金灿灿的谷子都流到了林剥皮的谷仓里。他逐仓逐仓地督促工人把仓封好，亲自上好几把大铜锁，才放心做他的黄金梦去了。

到了夏插时，一连几天的滂沱大雨，穷哥们看到林剥皮的谷仓没有一点雨水从檐口滴下，全部灌到仓里了，大家都偷偷地开心笑了。

夏末秋初，市场上稻谷起价。林剥皮兴冲冲地叫工人开仓粟谷，好趁机捞一大把。谁知打开仓门一看，眼珠就转不动了，金灿灿的谷子经雨水淋透后都发酵成了一堆泥土。一连开了几仓，仓仓如此。林剥皮一口气咽不过来，两眼一黑，便呜呼哀哉了！胖婆娘闻声出来一看，谷霉了，人死了，立时两腿一软，倒在地上嚎起娘来了。乡亲们却乐得眉开眼笑，围着旁边看热闹哩！

飞寒盖瓦的事也就一传十，十传百地传开了。

